



木石居精選八朝偶雋卷之五

句吳蔣一葵仲舒父原纂

吳興茅元銘鼎叔父重訂

宋

治平中英宗患歷代史繁令司馬光編進君臣事
跡光請置局辟官與劉攽劉恕范祖禹及子康編
集神宗賜名資治通鑑會光出知永興軍以衰病
乞間乃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前

後六任聽以書局自隨。歷十九年成書。元祐初光
還朝作門下侍郎用宰相蔡確劄子。方下國子監
開板杭州雕造。令光門下士及館職校讐之。板成
遍賜宰執侍從及校讐官各以表謝。獨張舜民表
能盡著書始終畧見通鑑本末。其辭曰。英宗皇帝
患學者不能遍窺。况人主何暇周覽。思有所述。頗
難其人。疇若臣哉。莫如光者。神宗皇帝揮宸翰以
錫名。勅講筵而進讀。目爲通鑑。時則弗迷。資彼治

原。捨茲安出。又曰。上下馳騁于數千載間。出入相
隨于十九年內。尚假言官之督責。熟諳里俗之謗
。啗。卒成一代之書。仰副兩朝之志。雖古者興亡事
迹。固已粲然。而光之筋力精神。于此盡矣。又曰。旅
遊東國。嘗屢歎于斯文。留滯周南。遂克終于先業。
嗟君臣之際遇。已極丹青。何父子之淪亡。忽悲風
露。舜民又有謝祖禹詩云。通鑑初成。賜近臣。不遺
疎賤。帝恩均。我投湘水五千里。君住周南二十春。

東觀汗青身是夢。西齋削藁事如新。細論當日修書者。祇有三人。今一人。謂攷恕祖禹也。祖禹時爲講筵。舜民爲臺官云。

司馬公永興謝上表云。維此咸秦。昔爲畿甸。山川秀美。土地膏腴。論其平時。誠爲樂土。在于今日。適值凶年。經夏亢陽。苗青乾而不秀。涉秋淫雨。穗黑腐而無收。廩食一空。家乏蓋藏之粟。襁負相屬。道有流離之人。老弱懷溝壑之憂。姦滑蓄萑蒲之志。

正宜安靜。不可動搖。譬諸烹魚。勿煩擾。則免于糜爛。如彼種木。任生植。則自然蕃滋。讀此篇。憂國憂民。可以泣鬼。真有用文章也。公平日謂不能爲四六。豈誠不能爲。特不能爲雕人刻士耳。

神宗初卽位。王中父介。劉貢父攷。同考試進士。中父以舉人卷子用小畜字。疑畜字與御名同音。貢父爭以爲非。中父不從。固以爲御名。貢父曰。此字非御諱。乃中父家之諱也。因相詬罵。旣出試院。御

史以爲言。貢父坐罷同判太常禮院。罰銅歸館。有啟謝執政云。虛船觸舟。伎心不怨。強弩射市。簿命何逃。一時稱其工。

李復圭自慶州以軍變事左遷。知曹州。謝表曰。誤蒙恩制。更守陋邦。神宗赫怒。云曹股肱郡。乃爲陋邦。不遜如此。乃知廣濟軍劉貢父自修起居注守曹南。謝表云。薄淮陽者。願留禁闈。厭承明者。樂在會稽。臣不敢然。仕本爲祿。亦不足之語。但婉而成

章耳。

蘇子瞻賦十歲時。見老蘇誦歐陽公謝對衣并馬表。老蘇曰。汝可擬作一聯。曰。匪伊垂之。帶有餘非。敢後也。馬不進。老蘇喜曰。此子他日當自用之。至元祐中。再召入院作承旨。因有此賜。用爲表謝云。枯羸之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歛退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後爲兵部尚書。又作謝對衣帶表畧曰。物生有待。天地無窮。草木何知。冒慶雲之渥采。

魚鰕至陋。借滄海之榮光。雖若可觀。終非其有。四
六至此。涵造化妙旨矣。

東坡謝賜對衣金帶馬非一。俱警策可誦。有曰陛
下至誠樂與。有緇衣之好賢。俊民用章。無白駒于
虛谷。不違寒陋。亦被光華。攬佩以思。遂識斷金之
義。舉鞭自誓。敢忘希驥之心。有曰命服出苛。榮動
縉紳。左驂在庭。光生徒馭。慨然攬轡。敢有意于澄
清。東以立朝。尚可言于賓客。有曰臣山野之資。非

文繡之所及。疲駑之質。雖鞭策以何加。方祈冗散
之安。更忝便蕃之錫。據鞍有愧。束衽知榮。敢不奉
以牧民。永思去害之指。施之治邑。庶無學製之傷。
有曰子衣安吉。不待請而有之。我馬虺隤。蓋知勞
而賜者。敢不勉思忠盡。務報恩勤。永爲廐庫之珍。
莫非民力。無忘獄市之寄。以副上心。

東坡又有謝賜衣襖表云。齊官三服。已寬卒歲之
憂。漢札十行。更佩先春之煖。惟德其物。豈曰無衣。

敢不推廣朝廷之仁。益收凍餒。申嚴祖宗之法。少
肅情媮。庶收汗馬之勞。以解濡鴉之誚。

四六不得用經全句。惡其近賦也。然子瞻作呂申
公制云。既得天下之大老。彼將安歸。乃至國人皆
曰。賢夫。然後用。氣象雄傑。格律超然。固不可及。

呂惟仲。誨性沉厚。剛果遇事無所回屈。身幹長大
而方。望之偉然。東坡每戲之曰。公真有大臣體。此
坤六二所謂直方大也。及拜相東坡草麻云。果藝。

而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大以方得坤爻六二之
動。呂以爲謔已憾焉。

蘇子瞻與呂吉甫惠卿同在館中。吉甫既爲介甫

腹心進用。而子瞻外補。遂爲仇讐矣。元祐初子由
作右司諫。論吉甫之罪。莫非蠹國殘民。至比之呂
布。自資政殿大學士貶節度副使。安置建州。而子
瞻作中書舍人。行謫詞。又劇口詆之。號爲元凶。其
詞曰。先皇帝求賢如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

之明姑試伯鯨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尚寬兩
觀之誅薄示三苗之竄吉甫既至建州謝表末曰
龍鱗鳳翼固絕望于攀援蟲臂鼠肝一冥心于造
化以子瞻兄弟與我所爭者蟲臂鼠肝而已子瞻
見此表于邸報笑曰福建子難容終會作文字
子由代子瞻作中書舍人啟稱伏念某草茅下士
蓬蓽書生子瞻以筆圈伏念某用但卑末三字
蘇子瞻作翰林林子中希方以言者去國在外以

啟賀曰父子以文章名世盡淵雲司馬之才兄弟
以方正決科邁晁董公孫之學與其後爲中書舍
人謫二蘇告詞之語異矣

蒲傳正在翰林因入對神宗曰學士職清地近非
它官比而官儀未寵自今宜加佩魚遂著爲令東
坡入翰林謝表曰詔語春溫再命而僕使華天降
一節以趨起用成語妙甚又曰雖職親事祕號爲
北門學士之榮而祿薄地寒至有京兆椽曹之誚

豈如聖代一振儒風。非徒好爵之縻。兼享大烹之
養。玉堂賜篆。仰淳化之彌文。寶帶重金。佩元豐之
新渥。蓋淳化中太宗嘗御書玉堂之署四字扁。翰
林院故事。學士賜御仙花帶。而不佩魚。惟二府佩
之。號曰重學士。得佩則元豐新制也。
東坡謝兼侍讀表曰。以爲兄弟之同升。自是朝廷
之盛事。承明三入。僅比古人。大雅一門。無慙舊史。
時穎濱已居政地。不許引嫌故也。

東坡受知神廟。雖謫而實欲用之。東坡微解此意。
論賈誼謫長沙事。蓋自况也。在元祐間。獲魁章作
告裕陵文云。將帥用命。爭酬未報之恩。神靈在天。
難逃不漏之網。後人輒謂東坡以微文謗訕夫。寧
有是。

東坡嘗夢數吏持紙一幅。其上題云。請祭春牛文。
因取筆疾書云。三陽既至。庶草將興。爰出土牛。以
戒農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塗。成毀須臾之間。

誰爲喜愠。吏微笑曰：此兩句復當有怒者。傍一吏云：不妨不妨。此是喚醒它。

宋人有祭勾芒神文曰：天子命我盡牧南海之民。農人告予將有西疇之事。念銅虎謹頒春之職。出土牛示嗣歲之期。此當是帥廣所作。意雖與東坡不同。而詞語瓌妙。則似之。

子瞻在徐州日。河水浸城。幾至淪陷。子瞻日夜守捍得全。其賀表云：維豐沛之大澤。實汴泗之所鍾。

伊昔橫流。凜孤城之若塊。殆茲平定。蔚秋稼以如雲。

子瞻謝量移汝州表云：隻影自憐。命寄江湖之上。驚魂未定。夢遊繚紲之中。憔悴非人。猖狂失志。妻孥之所竊笑。親友至于絕交。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爲已死。饑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

表章自叙。以兩臣字對說。東坡多用之。然須審度君臣之間。情義厚薄。及姓名眷顧于君前如何。乃

爲合宜。東坡湖州表云知臣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臣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登州表云于其黨而觀過，謂臣或出于愛君，就所短以求長。知臣稍習于治郡，侍讀謝表云謂臣雖無大過，人之才知臣粗有不欺君之實。惠州表云念臣奉事有年少加憐愍，知臣老死無日，不足誅鋤。凡此所言皆可自表于君前者，後人不諳事宜，至有碌碌常流乍得一官，亦輒云知臣察臣甚非體也。

汪滄溪亦多用此謝。徽州云謂臣不改歲寒，故越之散地，察臣素推月旦，故付之本州，爲陸藻謝給事中云知臣椎鈍無他，故長奉賢王之教。網臣踐揚滋久，故亟陟法從之班，爲汪樞密謝于自虜中歸，不令入城，降詔獎諭，表曰知臣齒髮已凋，常恐鄧攸之無後，憐臣肺腑，可見有如去病之辭家。

杭頴皆有西湖。東坡連鎮二州，故謝啟云入叅兩

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邦。輒爲西湖之長。晚謫
惠州。州有豐湖。亦名西湖。淳熙中。秘書楊監使廣
東。過惠。游豐湖。賦詩云。三處西湖一色秋。錢塘潁
水更羅浮。東坡原是西湖長。不到羅浮那得休。
東坡潁州謝表曰。賓主皆賢。蓋宗資范。孟博之舊。
治文獻相續。有晏殊。歐陽修之遺風。又謝中書舍
人表曰。在唐之盛。以馬周。岑文本爲得人。近世所
傳。有楊億。歐陽修之故事。此以近事對古事也。後

周益公謝除兵侍兼直學士院表曰。歷考正元之
後。惟陸贄。衛次公之並充。載稽南渡以來。有汪藻
綦崇禮之故事。乃用此格。

東坡帥定武。有武臣狀極朴陋。以啟事來獻。東坡
讀之。喜曰。奇文也。以示幕客李端叔。問何者。最爲
佳句。端叔曰。獨開一府收。徐庾于幕中。並用五材
走。孫吳于堂下。此佳句也。視此。郎眉宇。決無是語。
得無假諸人乎。坡曰。使其果然。固亦具眼矣。卽爲

具召之與語甚歡。一府皆驚。

紹聖初東坡以論事爲衆所忌。頻年謫居。先奉詔命落兩職。知英州軍州事。謝表云瘴海炎陬。去若清涼之域。蒼顏素髮。誰憐衰暮之年。續奉詔命惠州安置。謝表云湯網解其三。面舜干舞于兩階。明降德音。許全餘息。故使虺虺之馬。猶獲蓋帷。鰲鰐之牛。得違刀几。未幾復責授復州別駕。昌化軍安置。謝表云並鬼門而東驚。浮瘴海以南遷。子孫慟。

哭于江邊。以爲死別。魍魎逢迎于海外。寧許生還。徽宗初卽位。詔復元祐黨人官。徙蘇軾于內地。遂自昌化移廉徙永。更三赦復提舉玉局。觀廉州表云風波萬里。顧衰病以何堪。烟瘴五年。賴喘息之猶在。憐之者嗟其已甚。嫉之者謂其太輕。考圖經正繫海隅。以風土疑非人世。食有併日。衣無禦寒。凄冷一身。顛躓萬狀。恍若醉夢。已無意于生還。豈謂優容。許承恩而近徙。永州表云先皇帝明罰勅。

法使萬里以思愆。今天子發政施仁。無一夫之失。所玉局觀表云。沒齒何堪。不厭飯蔬之陋。蓋棺未已。猶懷結草之忠。

東坡玉局觀表。七年遠謫。不意自全。萬里生還。適有天幸。所觀字皆漢人語也。又黃門謝復官表。一毫以上。皆出於帝恩。累歲偷安。有慙于公議。秋毫以上。皆帝力也。用張敖語。

東坡啟云。天雨何私。笑流行之木偶。滄溟不改。歎

自蕩之波臣。或謂天雨流行。皆有來處。而滄溟自蕩。莊子本文無之。蓋謝眺辭隋王牋云。不寤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澥方春。旅翮先謝。

東坡雅意卜居吳會。其湖州謝表曰。臣頃在錢塘。樂其風土。魚鳥之性。旣自得於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登州謝表曰。擊鼓登聞。止求自便。買田陽羨。誓畢此生。杭州到任謝表曰。始衰而病。豈非滿溢之災。乞越得杭。又過平生之望。江山故國。

所○至○如○歸○父○老○遺○民○與○臣○相○問○杭○州○謝○執○政○啟○曰
湖○山○如○舊○魚○鳥○亦○怪○其○衰○殘○爭○訟○稍○希○吏○民○習○知
其○遲○鈍○乞○常○州○居○住○表○云○與○其○疆○顏○忍○耻○干○求○于
衆○人○不○若○歸○命○投○誠○控○告○于○君○父○敢○祈○仁○聖○少○賜
矜○憐○飽○食○無○思○但○日○陶○于○新○化○杜○門○自○省○當○益○念
于○往○愆○其○拳○拳○于○吳○會○如○此○後○自○嶺○外○歸○僑○寓○常
州○卒○焉○

東○坡○死○李○方○叔○誅○之○曰○道○大○不○容○才○高○爲○累○皇○天
后○土○知○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豪○之
氣○當○時○以○爲○知○言○

黃○岡○道○士○李○思○立○重○建○東○坡○雪○堂○何○思○舉○韻○作○上
梁○文○其○畧○云○歲○在○辛○酉○蔚○爲○鸞○鳳○之○棲○堂○毀○崇○寧
奄○作○鼙○廳○之○野○又○云○冲○妙○大○師○前○身○化○鶴○嘗○從○未
壁○之○游○故○事○博○鷲○無○復○廣○庭○之○字○數○語○皆○警○策
秦○少○游○觀○在○元○祐○諸○館○職○最○後○自○校○對○黃○本○書○籍
方○除○正○字○以○啟○謝○諸○公○當○時○稱○之○畧○云○切○觀○前○史

具見鄙宗。西蜀中郎。孔明呼爲學士。東海釣客。建封任以校書。雖爲將相之品題。且匪朝廷之選用。夫何寡陋。遽邇遭逢。三國志蜀秦宓博識。諸葛呼爲學士。唐詩人秦系自號東海釣鰲客。張建封署爲校書郎。蓋秦氏當家二故事也。

少游謝啟有云。始憐貧女。稍分秦壁之光。終念波臣。爲激越江之水。此感恩之譚。至云以古人行已之方。爲國士報君之義。千金敝帚。聊依翰墨。以自

娛。一割鉛刀。或冀事功之可立。此誓報之語。

少游又有謝中書舍人表云。上潤色于訓詞。下藉叅于政理。自非文章絕妙。可先諸士之鳴。吏術積通。能最羣工之課。則何以當文臣之極任。當宰相之屬官。伏遇皇帝陛下。在宥中區。統和元氣。上則承周太姒求賢之意。下則納召康公用士之言。耆老畢歸。俊英咸事。鑢錡滿庫。未忘一割之鉛刀。驥驟成羣。不棄十駕之駑馬。時宣仁太后臨朝。故以

太奴稱頌而其文流麗無字不佳。有此文足稱此職。

少游賀呂申公啟云。太公入國。固知天下之父。歸伊尹。得君。益見聖人之任重。賀司馬溫公啟云。姦邪失七箸。而自驚。忠義引壺觴。而相慶。二啟前後。凡同十四語。如云。力足以扶持顛危。風足以興起貪懦。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明。璞玉渾金。鑿識莫名其器。又云。欣衆正之路開。信太平之責塞。願稽

故事。就封富民之侯。請與諸生。更上得賢之頌。並不易一字。議者謂非申溫兩公。不能當此啟。非此啟。亦不足以當申溫兩公。

少游賀元會表云。十三月爲正。旣前稽于夏道。二千石上壽。乃叅承于漢儀。十三月爲正月。並舊年十二月爲數也。見白虎通。

元祐初起范蜀公鎮于家。力辭不至。其表曰。六十。三而致仕。固不待年。七十九而造朝。豈云知禮。時

文潞公年八十方以太師入爲平章軍國事覽之
笑曰景仁也不看脚下

沈存中括緣永樂陷沒謫官久之元祐中復官分
司以表謝曰洪造與物難回霜霰之餘聖恩及臣
更過天地之力又曰雖奮竭之心難伸于已廢之
日惟忠孝之志敢忘于未死之前皆新語也

鄧安惠溫伯自翰苑出帥成都謝表曰捫參歷井
敢辭蜀道之難就日望雲已覺長安之遠用李太

白語自後凡官兩川者謝表相承用此一聯又嘗
有啟云三山已到輒爲風引而還九闕神遊不覺
夢驚而失

紹聖乙亥詞科代嗣高麗王修貢表其中選者首
聯曰襲爵海邦猥被承家之寵露章天陛聿修任
土之誠又嗣守海邦已遠霑于聖化踐修臣職庶
仰紹于前人又承祧繼世方遵守土之儀修貢效
珍敢後充庭之禮俱

元說襲封方及來王之意

惟第一人黃符先說本朝首聯曰仰被王靈獲承
基緒敬修臣職敢後要荒羅疇曰中國明昌適際
聖神之運遠邦奔走宜修臣子之恭雖不及嗣王
之意亦以首言中國遂爲第二人疇中聯地瀕日
出每輸葵藿之心天濶露零亦被蓼蕭之澤二事
人用之極熟此聯稍鍊語遂爲佳句其斷句云矢
來肅慎用昭遠慕之誠弓掛扶桑永荷誕敷之德
亦好

章惇元祐初簾前爭事無禮責出知汝州錢穆父
總行詞云鞅鞅非少主之臣悻悻無大臣之節予
厚後見穆父責其語太甚穆父笑曰官人怒雜職
安敢輕行杖及紹聖初子厚拜首台翰林曾子宣
布草麻泊庭宣有赤舄几几南山巖巖之語時士
大夫語云今則几几巖巖柰鞅鞅悻悻乎未幾錢
自吏部尚書責知池州

曾子宣三直玉堂作牋表有氣而備朝廷體其賀

章子厚復資政啟曰浩若江海風波莫之動搖屹如棟梁蚍蜉無以輕撓其自南遷歸丹陽聞大觀元會作表以賀畧云九賓在列鏘劍佩而肅鴛鸞五輅在庭明旂常而載日月蓋雖老而文字不衰亦久在朝居文字職習性然也

紹聖中陸農師佃曾子開肇俱以曾預修神宗實錄被謫中書舍人林希草詞云謂爾同爲謗訕則于今其藁不存謂爾有所建明則未嘗爭論而去

人以爲得實

陸佃謝吏部尚書表有云六燕相停試銓衡其輕重乙鴻遼遠欲審別其飛翔按九章筭術五雀六燕飛集于衡衡適平一雀一燕而異處則雀重而燕輕張融曰鴻飛天首遼遠難明楚人以爲鳧越人以爲乙鴻常一耳

曾子開預修宋史受朝奉郎謝表有云簡策之傳固多帝王之書爲重文章之用非一述作之體爲

難。又云自周而上。具載百篇之言。由漢以還。各成一代之史。典謨之辭略而雅。春秋之法謹而嚴。子長雖謬于是非。見稱事核。孟堅頗推于詳贍。或患文繁。史館諸人無不推其精雅。

元符末。蔡京爲學士承旨。曾肇爲學士。曾布韓忠彥並爲執政。一日中使召元長鎖院草麻。拜韓公爲左僕射。京欲探上意。徐奏請曰。麻詞未審。合作專任一相。或公作兩相之意。上曰。專任一相。翌日

京出言曰。子宣不復相矣。已而復召子開。草曾公右僕射制。子開力辭。上曰。弟草兄麻。太平美事。禁中已檢見韓絳故事矣。不須辭。子開始受命。其破題云。東西分臺。左右建輔。蓋有爲而發。

隆祐復位制。蔡元長草。其詞曰。雖元符建號。已位于中宮。而永泰上賓。無嫌于並后。陳了翁。攉作蔡彈文云。北門翰長。乃手草廢詔之人。復後麻詞。又躬寫慈闈之旨。以謂訓出東朝。則先帝當時不得

不從事于秦陵。則陛下今日安敢輕改。

陳了翁著尊堯集。累遭貶逐。蔡京再相。了翁之子正彙告京言語不順父子。追逮對獄。正彙以心疾竄海島。公移置通州。遇赦自便。謝表略曰。狐突教子。素存不貳之風。曾參殺人。寧免至三之惑。事既匿而難曉。時浸久而益疑。制所深嚴。就逮于重江之外。獄辭平允。閱實于片言之中。尋沐寬恩。移置近地。海島萬里。不如無子之無憂。淮壖一身。彌覺

有生之有患。擢髮不足以數臣之罪。瀝血不足以寫臣之心。

九符末劉元城安世自貶所起帥鄆。當過闕。公謝

表云。志惟許國。如萬折之而必東。忠以事君。雖三已之而無愠。坐是遂不得入見。大觀問陳了翁在通州編修政典局。取尊堯集。了翁以表繳進。其語有云。愚公老矣。益堅平險之心。精衛眇然。未捨填波之願。後竟再坐貶。此二表于用事下字亦皆精

切而氣節凜凜。如嚴霜烈日云。

范忠宣純仁上遺表其略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又云。萬里波濤。僅脫江魚之葬。五年瘴癘。幾從山鬼之游。目已不明。無復仰瞻于舜日。身猶可勉。或能親奉于堯言。又云。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成佑之憂勤不顯。臣所惜者。陛下上聖之資。臣所愛者。宗社無疆之業。表既奏。蔡京用事。下有司欲罪

其子李端叔云。代作遂廢錮終身。

謝仕伯克家參政在西掖。草蔡京謫散官制。大爲士大夫所稱。其數京之罪。曰。列聖貽謀之憲度。掃蕩無餘。一時異議之忠賢。耘鋤略盡。其語出于張文潛。論唐明皇曰。太宗之法度。廢革略盡。貞觀之風俗。蠹壞無餘也。

蔡元長父子旣敗。言者攻之不遺餘力。李泰發時爲侍御史。獨不露章。且勸勿爲太甚。坐是責監汀。

州酒稅謝表云當垂涕止彎弓之助人以爲狂然臨危多下石之徒臣則不敢士大夫多稱之

楊子安侍郎坐黨籍謫官洛陽其謝再任宮祠表云地載海涵莫測包荒之度春生秋殺皆成造化之功邸報至丹陽蔡元度在郡見報驚歎諷味之王安中履道初任大名府元城主簿呂吉甫一見奇之未知其有文也會熙河捷奏令代爲賀表其末云方叔壯猷顧自嗟於老矣臯陶賡載尚希贊

於康哉呂尤加歎蓋能發其微也

王安中大燕樂語曰五百里采五百里衛外包有截之區八千歲春八千歲秋上祝無疆之算

宣和中取燕山羣臣稱賀蔡元長令一館職代作表仍語以燕人悅則取之一句不得不使其人搜經句欲對未得王安中曰何不曰昆夷駭其喙矣遂用之

蔡天啟肇紹聖元符間爲中書舍人時嘗與元祐

諸公游。遂曹斥不復用。嘗守陸州。到任謝表有曰。城。譙。閔。寂。一。葉。落。而。知。秋。島。嶼。縈。迴。二。水。合。而。成。字。復。有。詩。曰。疊。章。巧。分。丁。字。水。臘。梅。遲。見。二。年。花。人。謂。能。狀。桐。廬。郡。景。物。

蔡天啟又有明州謝到任表云。人有能有不能。聖主量材而受職。士或去或不去。人臣秉義以事君。臣結約無奇。間關少與。徒谿潭之醜類。素乏雄文。羸賈客之購金。初無佳句。按韓愈爲文祭鱷魚。鱷

魚去惡溪之潭。雞林賈購。白樂天詩。一首一金。二者皆南方故事。

蔡天啟初召詔中書舍人故事。宰相於中書堂試詔制。天啟揮毫立就。文不加點。擬授節度使制云。鳴戲。千里繆之毫釐。朕不從中御也。萬世垂之竹帛。卿其以身任之。張天覺讀之。擊節稱美。

張天覺商英既相。謝表有云。十年去國門前之雀。可羅。一日歸朝屋上之烏。亦好。徽宗親題所御扇。

焉

丁晉公詩屋可占烏曾貴仕門堪羅雀稱衰翁

宋惠直爲江州德化簿王彥昭出帥長沙郡守令作樂語宴之時有王積中者知名士也爲簋幕亦俾預席其中三聯云少年射策有賈太傅之文章落筆驚人繼沈中丞之翰墨從來汝穎之間固多奇士此去瀟湘之地遂逢故人况有錦帳之郎官來爲東道且邀紅蓮之幕客共醉西園郡守讀之

大喜謂句句著題薦于時相何清源執中卽除書局繼中詞科聲名籍甚

宋新仲在王彥昭幕下代作春日留客致語有云寒食止數日間纔晴又雨牡丹蓋數十種欲拆又芳皆魯公帖與牡丹譜中全語也彥昭好令人歌柳詞又嘗作樂語云正好歡娛歌綠樹數聲啼鳥不妨沉醉拚畫堂一枕春醒皆柳詞中語

崇寧中高麗日明州海道入貢偶乘風自江路至

豫章其先狀云泛槎馭以尋河。遠朝天闕望桃源。
而迷路。誤入仙鄉。自驚漂泊之餘。獲奉笑談之雅。
政和間北使謝朏實表云聘禮式陳。祝帝齡于紫
闕。宸恩特異。錫仙宴于公郵。方厥包未貢之期。捧
茲德惟馨之賜。天香滿袖。染湘水之清寒。雲液盈
盤。浥洞庭之餘潤。梓里豈遑于遺母。楓庭切願于
獻君。夷狄四六亦工如此。

近年張應雷有謝朏表云剝膚而露入心涼分

辦而漿侵甲。冷清泉流齒。陋萍實之非甘。香霧
噴人。鄙葡萄之猶澁。又謝場梅表云如珠綴樹。
三春葉裏青丸似火。燒林五月枝頭赭幔映石
門。而龍睛交濕。隨盧橘而次第。以新世亦並稱
之。

木石居精校八朝偶雋卷之六

句吳蔣一葵仲舒父原纂

吳興茅元銘鼎叔父重訂

宋

政和中。新創禁中儼儀。有旨令翰林撰文。翟公異
汝文當直。其略曰。南正司天。無俾神人之雜。夏禹
鑄鼎以紀山林之姦。苟非聖神。孰知情狀。頃刻進
人人服其敏而工。

高平范相謝罷相表云常欲慎惜名器俾士夫革奔競之風不敢妄圖事功冀宗社獲和平之福翟公異與公書卽用此語云庶幾革奔競之風格和平之福如公所云也

翟公異行外國王加恩制曰宗祀明常所以教諸侯之孝大賚四海不敢遺小國之臣

翟公異以顯謨閣學士知越州建炎二年秋杭州卒陳通等嬰城叛囚守臣殺官吏公聞變發兵援

作擒賊露布曰古者賜諸侯以弓矢使得專征用公侯爲腹心欲其守衛三軍賈勇悉勵貔虎之師元惡就擒卒正鯨鯢之戮暨王淵平寇朝議以公不能成功降爲直學士又以不俟報援發常平米賑越民饑降一官併作謝表曰欲安劉氏無嫌晁氏之危豈比秦人坐視越人之瘠二事可謂兩盡迨公去越越人安其政相率投牒借留公知之命取牘來卽書其上曰固知京兆姑爲五日之留無

使稽山復用一錢之送其用事精當如此。宣和間吳元中敏爲中書舍人給事中召還兼直禁林制詞溫厚人多傳誦河北德音云桑麻千里皆祖宗涵養之休忠義百年亦父老訓誨之力元中筆也。

宣和乙巳上皇內禪吳元中建議及謝門下侍郎表云上皇勸勤授皇圖于元子微臣攝直適視草于禁中初無一言以贊大議君子與其不伐。

梅和勝執禮宣和初爲給事中與時相王黼論事不合改禮部侍郎遂黜守蘄復落職責守滁王黼罷相復職知鎮江靖康初以翰林學士召其謝表有曰喜照壁間而見蝎乍離楓下而聞鐘蓋照壁喜見蝎此韓退之詩句也下句用劉夢得詩語夢得自武陵例召赴京詩曰雲雨湘江起卧龍武陵樵客躡仙蹤十年楚水楓林下今日初聞長樂鐘宣和間順州得枸杞宿根于土中綦北海

聯云靈根夜吠變異質于千年。驛騎朝馳薦聖人之萬壽。蓋荒裔沉藏之久。實王師恢復之初。物豈無知。時如有待。表進天子爲之改容。凡作表須是胸中有物。乃可展布。得一篇若平時不知枸杞爲何物。焉能造語如此。

朱孺子幼事道士王元正。居大若巖。一日汲于溪。見一花犬逐之入于枸杞叢下。掘之根形如二犬烹而食。忽覺身輕飛于峰上。古詩不知靈

吐根成狗怪。得時聞夜吠聲。

南渡之行。綦叔厚在帝側。實代王言。詔旨所至。讀者感動。如陸宣公之在奉天也。呂忠穆以首相開督府。訓辭尤爲宏偉。有曰。盡長江表裏之封。悉歸經略。舉宿將侯王之貴。咸聽指呼。其能布宣威靈。張太國體。類此。又賀忠穆啟云。嶽降神而生。申實維周翰。帝賚弼而得說。用作商霖。

高宗駕幸平江。有旨放鄒浩。追復龍圖閣待制。綦

叔厚當行詞推上所以褒卹遺直之意。有曰言期寤意。引裾嘗犯于雷霆。計不惜身。去國再遷于嶺徼。又曰英爽不亡。想生氣之猶在。姦諛已死。知朽骨之尚寒。同省舍人李正民見之曰。比吏房詞頭皆常常除目不足。騁辭今君爲鄒草制良可喜也。及錄黃具叔厚告假。而李獨直以已名行下。叔厚戲曰。君欲掛名道鄉公制。但恐潤色非工。反爲名累耳。李笑曰。人當知出君手。不知吾併得掠美。幸

矣。其文爲同舍所重如此。

川陝宣撫副使吳玠以功進檢校少師兩鎮節度使。綦叔厚當制有曰。陸海神臯。旣失秦川之利。銅梁劍閣。敢言蜀道之難。言者謂秦雖淪陷而川未嘗失也。指以爲病。上知其非公猶援唐故事。自謂失職力引病求去。遂除知紹興。

綦北海賀林宰啟云。山川增爽。共迎鳧鳥之臨風。俗還淳。暫屈牛刀之試。謝宮祠表曰。雜宮錦于漁。

策敢忘君賜話玉堂于茅舍更覺身榮時歎其工
又一表曰欲掛衣冠尚低回于末路未先犬馬僅
邂逅于初心尤佳

秦會之罷右僕射制有云予奪在我豈云去朋黨
之難終始待卿斯無負君臣之義此蔡叔厚之文
褫職告詞云聳動四方之聽朕志爲移建明二策
之謀爾材可見此謝任伯之文蔡謝姻家也秦大
憾之亦不能深害初檜欲得相位揚言爲相數月

必聳動天下又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
還劉豫至是帝召叔厚入對語以是事播告中外
故公制詞亦有自謂得權而舉事當聳動于四方
逮茲居位以陳謀首建明于二策之語

孫仲益觀代高麗王謝賜燕樂表爲詞科第一名
卷有云環居島服習聞夷鞞之聲仰睇雲門實眩
咸池之奏次云監二代以敷文命一夔而典樂登
歌下管天地同流鼓瑟吹笙君臣相說次云有懷

疏逃之臣亦預分敬之數玉帛萬國干舞已格於
七旬簫韶九成肉味遽忘于三月此先說遠夷不
足以知雅樂然後序作樂之感受賜之寵得尊中
國體又云蕩蕩乎無能名雖莫觀宮牆之美欣欣
然有喜色咸與聞管籥之音與登歌四句並全用
經語大凡詞科四六須間有此一二聯則易入眼
他卷云徵角並揚慶君臣之相說墳簞迭奏與天
地以同流因不全用故弱

孫仲益山居上梁文云老蟾架月上千厓紫翠之
間一鳥呼風嘯萬木丹青之表又云衣百結之衲
捫虱自如挂九節之筇送鴻而去奇語也

何文縝桌以四六知名其謝召還表云兩曾參之
是非浮言猶在一王尊之賢佞更世乃明孫仲益
謝復官啟曰兩曾參而或是或非一王尊而乍賢
乍佞語簡益工

靖康間劉中遠觀作百官賀道君還京表云漢殿

上皇本是野田之叟。唐朝肅帝。又非揖遜之君。何文縝時爲中書侍郎。索筆塗之用。此二事別作一聯。云擁篲却迎。陋未央之過禮。執鞚前引。笑靈武之曲恭。

何桌位中書日。雙親具慶生日。賜生餼。謝表云。况臣千載逢時。雙親就養。用羞甘旨。無煩潁谷之陳。誓竭疲駑。何止翳桑之報。乃汪浮溪藻文也。靖康間京尹程伯起謝賜出等牙簡表云。看山拄

頰。敢爲晉士之清狂。上馬設囊。豈有唐賢之風度。亦汪浮溪筆其末。聯尤勝。曰入趨表著。知文竹之非珍。傳示子孫。庶甘棠之不朽。

李丞相綱罷京師。士民伏闕撾鼓。乞復用綱。欽宗遣內侍宣諭衆。尚未退。暨召綱入。仍令綱面諭遣之。乃退。浮溪有啟賀曰。士訟公冤。競舉首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胄以見國人。蓋故事以配今事。汪嘗舉以謂人作四六。要當如此。

靖康末虜人立張邦昌。顏博文作赦書。有無德者亡。知謳歌之已去。當仁不讓。信曆數之有歸。等語。無非吠堯之辭。聞者駭愕。及以大寶歸。上表云。孔子從佛。肸之召意。在尊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誓將誑楚。

靖康之亂。六宮有位號者。皆北去。獨元祐皇后孟氏。以廢居私第。獲免。張邦昌從呂好問請。乃尊元祐爲宋太后。遣使迎康王。構于濟州。汪彥章時爲

起居舍人。草皇太后告天下手書。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尚在。或謂帝王受命不當。以重耳爲比。不知太后誥命用此。却無礙。情真事切。足以深感人心。

汪彥章代羣臣勸進康王。表曰。整襄城之駕。早戒修途。除高邑之壇。亟臨大寶。力圖後效。如成王小

悲之詩。光復丕基。邁文帝大橫之兆。又表曰。雖以位爲樂。非堯舜之本心。然其命維新。蓋周邦之舊物。又賀登極表曰。必國步艱難。始天地出非常之主。及治功宏濟。乃子孫承罔極之休。取炎精用事之月。卽藝祖興王之邦。有三千同德之臣。共扶鴻業。用十百卜年之數。重立丕基。中興之初。文章與時俱高如此。

浮溪草建炎德音有曰。眷我中原。漢祚必期于再復。而迫于疆敵。商人幾至于五遷。又曰。惟八世祖宗之澤。豈汝能忘。顧一時社稷之憂。非予獲已。可謂說盡當時事情。或謂徽廟時留虜庭。不可謂八世祖宗。後行馬忠河北經制使制曰。田野三時之務。所至一空。祖宗七世之遺。厥存無幾。此以爲七世乃爲穩當。

浮溪草紹興改元德音曰。聖人受命以宅中。莫大邦圖之繼。王者體元而居正。盍新年紀之頒。又曰。

小雅盡廢。宣王嗣服于宗周。炎正中微。光武系隆。于有漢。詞壯而事切。

建炎初。募使虜庭者。修職郎王倫。改朝奉郎。充大金通問使。浮溪行制曰。朕惟疆事未寧。親庭在遠。夙宵軫念。庶孝悌通于神明。物色求人。儻忠信行于蠻貊。又曰。以爾胄出公侯。資兼智勇。言念主憂。而臣辱何有於生。如皆已佚。而人勞孰當其責。又曰。朕既俯同晉國。用魏絳以和戎。爾其遠慕侯生。

御太公而歸。漢哀情苦語。可泣鬼神。第高宗肺腸未必如彥章耳。

靖康之亂。柔福公主北去。建炎四年。有妄女子詣闕。自稱柔福。虜中潛歸。詔老官人視之。其貌良是。問以舊宮事。彷彿能言之。高宗惻然。詔授福國長公主。下降高世榮。汪浮溪草制詞曰。彭城方急。魯元嘗困于面馳。江左復興。益壽宜充于禁鬻。引用故事。莫切于此。紹興中。顯仁太后回鑾。言柔福歿。

虜中久矣。始知其詐。付詔獄執之。乃女巫也。嘗遇宮婢言其貌酷類柔福。遂以舊宮之事告之。因而爲詐。乃伏誅。前后賜賚四十七萬緡。籍入官。

建炎紹興間。汪彥章爲中書舍人。尋除翰林學士。謝表云。文章雖本一技。命令實行四方。故自古禁林之除。極當時儒者之選。矧今學士尤重他官。內敷帝制之坦明。外應軍書之警急。學非宏博。難酬跋燭之咨思。或淹遲將誤掣鈴之召。旣拜職一時。

詔令多出其手。凡上所以指授諸將。感厲戰士。訓飭在位。哀閔元元之意。具載誥命之文。學士大夫傳誦。以比陸宣公焉。

紹興元年正旦。高宗在越州。帥百官遙拜二帝。浮溪撰表曰。帝堯遊汾水之陽。久忘天下。文王遇明夷之卦。益見聖人。臣自遠威。顏薦更時序。當璣衡之載復。悵旒宸之猶賒。鴻鴈雖賓。莫致帛書于沙漠。風濤中阻。徒瞻雲氣于蓬萊。

汪彥章賀呂忠簡初大拜啟云方羣臣憂杞國之
天靡遑朝夕乃兩手取虞淵之日重正乾坤
浮溪行韓蘄王制有日見無禮于君爾旣殫于忠
蓋歸飲至於廟我何愛于寵褒惟功名烈士之始
終惟爵祿有邦之勸沮尚圖後效更捨前休此誅
苗劉後酬勛者有日跪推轂而遣將軍守境旣騰
于戎捷歌出車而勞還率疇庸敢廢于邦彝縱精
兵于數路若珠走盤擠醜虜于長江如杵投曰此

破兀术後酬勛者

王綯爲從弟投拜金人自劾不允浮溪草詔曰昔
羊舌坐誅靡連叔向王敦稔惡猶赦茂宏蓋古者
君臣相與于腹心之間未嘗以兄弟輒投于形迹
之地後王綱復官浮溪制曰聖人之心如權衡之
公法無私者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衛
侯醇謹初豈有于他腸顏子庶幾尚何憂于貳過
詔興中汪彥章草高麗不許入貢詔云壞晉館以

納車庶無後悔。閉玉關而謝質。匪用前規。上稱其得代言體。之高麗。謝表至上。以所御白團扇親書紫詔。仍兼縮黃麻似六經十字。以賜縉紳。榮之。浮溪代嘉王謝及第表曰。鵬激天潢之浪。鶯遷帝苑之春。昔慚假寵于分茅。今喜成名于拾芥。既與在廷之多士。同值文興。將令就傳之百男。悉從隗始。

浮溪謝進書賜茶藥表曰。遭漢家百六之災。漫無

載籍。取武城二二之策。烏足全書。分北苑之上腴。用濡燥吻。乞西山之靈劑。使制頽齡。

汪彥章賀赤烏白鵲表云。孝能致哺。煌煌儀則之新喜。必傳音。嚶嚶羽毛之潔。徊翔有煒。協周家王屋之符。粹美而真。異莊子彫陵之見。

國初楊士奇改賀白鵲一聯云。與鳳同類。踰踰

於帝舜之庭。如玉其輝。嚶嚶在文王之圃。仁

廟喜曰。此方是帝王家白鵲。適內厨進膳。遂命

內臣徹以賜之

漢石建爲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字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譴死矣。甚惶恐。汪彥章書馬者。併尾而五。常並譴憂。蓋用此事。孫仲益謝表亦有云。名節壞于謗讒。孰聽鼠牙之訟。精神銷于憂患。屢驚馬尾之書。

顏魯公自湖移刺撫州。浮溪紹興初亦自湖移撫。謝表曰。惟臨汝之故。都有魯公之遺迹。時當大曆。

來自吳興。雖賢愚比擬之。非倫然。明聖選除之所。似奉明王十行之詔。願布隆寬。想英賢百世之風。更思竒節。又謝表有曰。去國三年。長近蓬萊之氣。移官千里。未離牛斗之墟。采薇遺戍。何昆吾獫狁之足憂。細柳勞軍。知李牧廉頗之可用。下聯文意。微有牽強。而無前數聯。恐是謝廟堂啟。

浮溪後知徽州。以宗祀赦。文授新安郡侯。徽故江鄉郡也。其謝表云。久客還家。方憇南飛之鵲。通侯

授印忽成左顧之龜。宋人泝澣以得封。望胡及此。漢將銀黃而夸里。榮乃過之。又有謝宰相啟曰。城郭重來。疑千載去家之鶴。交游半在。或一時同隊之魚。

崔嗣道詞科。宇文彬代大理國王。謝賜曆日表曰。坐明堂而朝羣后。預觀月令之布新。先諸夏而後四夷。永賴德輝之旁燭。第三人張守云。舜齊七政。治罔逮于要荒。武通八蠻。賜不聞于正朔。豈伊絕

域。輒預頒時。亦不減前表。

建炎四年。駐蹕越州。明年改元紹興。遂陞府號。後移蹕臨安。命資政殿學士張守知府事。謝表曰。履勾踐之故棲。厲嘗膽枕戈之志。想神禹之遺跡。服甲宮菲食之勞。又謝賜行宮克府治表曰。六蜚回御。想清蹕之餘音。一札疏恩。復黃堂之舊觀。家在樓臺。真羨詩人之勝。載森兵衛。稍知州將之尊。廣廈千間。已免震凌之患。上階三尺。尚存簡素之風。

帝盖于宮室無所增葺也。

紹興初胡康侯安國爲給事中兼侍讀專講春秋以論事忤旨遂乞侍養許之其謝表曰叱馭戒塗夢寐碧鷄之佳境牽衣結戀徘徊烏鳥之深情矧當喜懼之年深計短長之日牽衣結戀四字畫出依依情態妙甚康侯没子寅進文集云丘木成陰雖鬱春秋之志囊書奏御何知旦暮之逢亦自悲歎有致

宋朝詞科以露布命題凡四其膾炙人口者薛嘉言唐西海道破土谷渾露布曰龍駒千里越流沙青海而來鳳曆萬年頒玉朔白蘭之外秦檜唐禽頡利露布曰整王旅之雲屯依天聲而電擊氣調時豫豈容微禳之弗除地闢天開奚有纖埃之未掃

秦檜又有代宰臣賀日下有五色雲表云如蓋如盤方顯照臨之用非煙非霧共呈承戴之華休矣

祥開灼乎貺施。臣等誓勤綿薄。求介昭明。帝袞長
瞻。固已傾心于就。望官名正久。毋庸紀號于青黃。
此亦詞科試卷。

秦檜用事時。佞士盈庭。引古今而頌功德者。例沐
汲獎。檜嘗建一德格天閣。朝士有賀啟曰。在昔獨
伊尹格于皇天。到今微管仲。吾其左袵。檜喜超擢
之。

李漢老邠有賀丞相二啟。無非媚竈之語。然其文

自佳。賀未相曰。際天飛之運。蚤驂駿命之元。叶帝
賚之求。實冠羣公之表。十龜成朋。曾莫助告。猷之
益。五龍爲輔。念嘗同遭變之艱。賀秦相曰。昆夷維
其冢矣。豈云屬耆老而居岐山。周公方且膺之庶
其會諸侯而朝洛邑。大節著乎本朝。嘗左袒以爲
劉氏孤忠。奮乎絕域。真不食而哭秦庭。

檜初爲議狀于金師。言張邦昌不可立。願復嗣
君以安西方。金人怒。執檜去。

李文肅又有賀秦檜進師坦啟曰推赤子于腹中君既同于光武有大勲于天下相自比于姬公秦以爲譏已答啟曰君既同于光武仰歸美報上之誠相自比于姬公其敢犯貪天之戒文肅得之不能不恐然亦終不能加害

王仲嶷岐公暮子也善詞翰尤工四六建炎初知袁州虜寇江西坐失守削籍嘗以啟于秦會之曰黃紙除書久無心于夢寐青氈舊物尚有意于陶

銘會之爲之開陳詔復元官

張彥實掌誥制楊原仲並居西掖代言多彥實與之潤色偶戲成一毫筆絕句云包羞曾借虎皮蒙筆陣仍推兔作鋒未用吹毛強分別卽今同受管城封原仲以爲誚已大怒愬于檜檜誅言官彈之彥實罷爲宮祠謝表云雖造化之有生有殺本亦何心然臣下之或賞或刑咸其自取

紹興七年趙忠簡公鼎重修哲宗實錄書成轉特

進呂本中草制。有曰：謂合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
賤霸。謂散牛李之黨，未如明是而去非。惟爾一心
與予同德。檜以爲破和議，深恨之。

制詞中又有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哲廟之憂
勤不顯。此蓋用范忠宣遺表中語兩句，但易兩
字而甚不然。范辭云：致保佑之憂，勤不顯，專指
母后而言。正得其實。今以保佑爲哲廟了，非本
意。

趙忠簡安置潮州凡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掛口
及移吉陽軍。有謝上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
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曰：此老倔強猶
昔。

紹興八年詔侍從臺諫詳奏和金得失。胡澹菴銓
抗疏乞斬秦檜。連貶竄。王盧溪廷珪以詩送之曰
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爲天下奇。陳彥柔剛中
以啟賀之云：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

論事喜樞庭經遠之有人。身爲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云知無不言。願請尚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檜聞之盧溪。貶辰陽。彥柔貶安遠。紹興九年和議成大赦。直學士院樓炤草赦文曰。乃上穹聞悔過之期。而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戢宇宙之干戈。用全民命。岳武穆飛在鄂州上疏。力陳其非。有曰。臣身居將闔。功無補于涓埃。口誦詔書。面有慚于軍旅。願定謀于

全勝。期收地于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後讐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疏入檜。益怒。遂成讐隙。

紹興間黃公度榜第三人。陳修福建解試。四海想中興之美賦。第五韻隔對云。葱嶺金隄。不日復廣輪之大。太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塵。時諸郡試卷多經御覽。高宗親書此聯。粘之殿壁。及唱名上云。卿便是陳修。因誦此聯。凄然出淚。其年第五人方

翥解試中興日月可冀賦。一聯云佇觀僚屬復光
司隸之儀。恐使須臾咸泣山東之詔。亦經御覽。唱
名特加一資。

紹興間太傅吳元美創嶽宮三清殿。以題梁屬黃
龜年。龜年卽解手帕濡墨大書。云風馬雲龍儼百
順鈞陳之衛。金枝玉葉拱萬齡宸極之尊。詞語鑑
潤。書法高古。吳初見公。略不經思。復疑濡筆染墨
非法。旣而雙美始大喜心服。歸語子侄曰。此公不

特詞翰可敬。其才出人數等。

玉牒所紀非止本支而已。凡一朝大政事大號令
大更革大拜罷皆在焉。仙源積慶特其一條耳。前
此進玉牒成書表。罕能備言之。惟張于湖孝祥一
表始終對說。其辭有二帝系勒鴻燦科條于屬籍。
聖謨啟佑嚴訓典于寶儲。堯統漢緒肇派別于天
潢。周誥商盤麗光躔于東壁。惟昭穆親疎之有序。
與文章號令之當傳。麟趾振振共仰宗盟之益茂。

虞書渾渾更瞻聖作之相輝其形容玉牒方爲兩盡

凡表中謝後當說竊以各隨題意如洪景盧邁代
樞密使謝賜玉帶表云竊以裴度視師服章武通
天之寶衛公戡難拜文皇于闐之珍視師戡難俱
見樞臣之意又如湯岐公思退謝賜御書周易尚
書表云竊以法始四營莫辯乎易文兼五典皆聚
此書續東魯之韋編發先秦之竹簡意廣大而莫

測辭灑噩以難窺是也或用事或不用事亦無定
格

湯岐公謝賜御書周易尚書表是詞科試卷代守
臣作者其中警語云刪妄論于九師撥微言于四
代月將日就彰聖學于祗勤墨妙筆精竦侯藩之
瞻對又云垂衣裳而致治蓋取乾坤廣視聽以御
圖一似堯禹祕書深刻已參淳化之孝經方國咸
頒遠陋漢光之手札臣叨分符竹獲覩寶奎八法

難知。徒驚端勁。迥偉之狀。一圻所治。願布精微。疏
通之風。洪景盧亦有警語云。八卦之說。謂之索。奉
以周旋。百篇之義。莫得聞。坦然明白。又斷句云。但
驚。奎壁之輝。從天而下。莫測。龜龍之秘。行地無疆。
楊政除太尉。湯岐公行制曰。遠覽漢京。傳楊氏者。
四世近稽。唐室書系表者。七人。謂楊震子秉。秉子
賜。賜子彪。四世爲太尉。李德裕辭太尉云。國朝重
惜此官。二百年間。才七人。其用專精確如此。

